

有“颜”

我曾经最不爱去的地方莫过于小菜场。一提到小菜场,脑中浮现出的就是潮湿的地面,地上浸湿腐烂的菜叶瓜皮,闷热充斥着腥臭味的空气,如果是夏天,还有汗馊味;摊位前拥挤,过道中接踵,讨价声、吵架声此起彼伏;一句话,让人望而怯步。

然而,改变大约发生在四年前。我家小区对面的菜场大改造,几个月后,崭新的宜林集市诞生了。外墙是木材的本色,配上洁净的落地大窗。一进门,圆形的水果架映入眼帘,各色水果摆放得井然有序。两边依次是卖牛奶的、做点心的、卖熟食、米面的等。往里走,便是中心——菜摊、肉摊、鱼摊。没有腥臭味,没有水渍满地,没有缺斤少两的争执——因为都安装了电子秤。炎夏季节,空调送来习习凉风,再燥热的心也能平静。环境好了,人也跟着文明起来,卖方和气生财,买者满意而归。

不仅菜场,周边的河道、闲置地、街心花园、路边旧场所都被重新清洁、整修和设计,老旧的“田林”焕发出可喜的新颜。

我们的徐汇越来越美

我与徐汇这十年

李之音

有“情”

某日,家里洗脸池的下水道溢出水来,请了楼下一户正好在装修的师傅看,师傅说是下面堵住了。两种方案,大动作自然是敲掉地砖,重新装修;小动作是跟楼下商量,请他们掀开天花板。但都让我们犯难。师傅最后说:“你们找过物业吗?”

物业,想过找但又不想找。一者觉得物业怕是也解决不了,掀地皮的事,是物业能做的吗?二者以前也有些不太愉快的经历。但溢水的问题总不能拖下去吧,最后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物业,权且一试。

一会儿,一位三十上下的年轻师傅到家。他看了看,用工具顺着水管捅下去,再用气泵大力吸,哇哦,成功了。母亲问了收费,给了他30元。突然,小师傅看看母亲,说:“阿婆,您是不是那个一直喂猫的?”母亲说:“是的。”小师傅说:“那不能收30,就20吧,您那么有爱心,很不容易的。”母亲说:“可以吗?那怎么行?”小师傅摆摆手:“没关系的,就当也是我的一点心意,不是一句话叫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嘛,哈哈,我也有爱心的。”他笑着走出家门。

我和母亲很是开心和感动。

有“民”

六年前,我有幸成为一名徐汇区政协委员。

那一年,我递交了第一份提案,关于

所住高层楼道安装感应节能灯的。当时,我根本不抱任何能够解决问题的希望。

几个月后,我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,大意是因硬件、技术等制约,暂时无法安装,但他们去会去解决,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就来安装。说实在的,我颇有点惊讶——居然有回复;不过对于回复的内容,我一点都不惊讶——就是走形式呗。

哪想到,一年后,小区八幢高层的过道都陆续安装了节能感应灯。我惭愧之余更多的是由衷点赞,为我们的相关部门、我们的政府恪守承诺、为民办事点赞。

第二年,我提交了第二份提案,关于小闸镇某一空地共享单车乱停放的内容。很快,接到相关部门即刻整治的回复,果然,第二天共享单车就没有了,而且,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和第一次相联系,不正说明我们职能部门办事的效率之高吗?只要能做到,马上就行动;暂时做不到,也绝不是推诿;体现了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力,心中有民、有百姓;同时,我更加感受到自己作为政协委员所承担的重任,积极建言献策,尽心履职,递交的提案和社情民意逐年递增,还荣幸地被评为徐汇区优秀政协委员。

徐汇,是上海西南角的一颗明珠,她离不开每一个徐汇人的辛勤妆点。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,我们的徐汇在徐汇人的共同努力下,一定会变得更加璀璨、温馨和美丽。

(作者系上海市第四中学副校长)

自小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,每每想起家乡的那方天地,一直让我眷恋。

老家大井的沿口是整块大青石剔凿出来一个石头圈圈套在井沿上,井壁由一摞青砖由下到上码砌而成。随着岁月的变迁,井口的青石被吊桶的绳索钩刻出一道道分布均匀深深的勒痕,还是那么圆润光滑,给这口井平添几份时光的印记,井壁被一层斑斑点点的苔藓粘连,显得深幽,昭示着这口井的古老与沧桑,展现老一辈人的生活轨迹和他们生活方式,饮水思源,一口老井关系到一个村庄的繁衍生息,每一户都离不开它,更是牵挂在外飘荡游子们的乡愁。

当你俯身贴在井口,静静地聆听,伴着叮咚滴水声,依稀听见当年孩童们围着井台四周打闹与嬉笑回音,早晚老人们牵着牛羊来饮水一起拉起的闲话,婶子们淘米洗菜聊的家长里短……——从井底传出,在我耳边回荡;它见证着岁月的轮回,也记录着我们的成长。

它冬暖夏凉,宛如一只大空调,炎炎夏日一瓢清凉的井水下肚,甘甜的沁人脾胃,冲散满腔的炽热;大雪飘零的寒冬,远远看去一股白雾顺阶而上,笼罩在井台周围,久久散之不去,刚打上来的井水水温与气温成反比。它又象一面镜子,不管是孩童和美貌的少女,来到井旁,都喜欢把头伸长长的,照一照熟悉不过的脸庞,在蓝天白云的衬映下是那么的美丽。

我们村的井水有着丝丝的甜味,煮稀饭好吃,糯糯的有点黏稠,配上自产五谷杂粮煮出来的粥,何尝不算一种美味。用水不方便的时代,井水成了大伙心里唯一的水源,传说条件落后的年代,往往邻村之间为了一方土井闹得不可开交,出了人命,而我们村的老人们总是教育晚辈们以礼待人,所以即使干旱年代十里八村过来挑水、拉水的,长辈们都笑脸相迎,这是一段佳话,流传至今。

记得有一年腊月,村东头许姑爷家大表哥挑水的时候,帮邻村支书家的二妮子打捞掉下井底的水桶,两个人拉上话互相有了好感,后面经人牵个线,算是在井台找了老婆,被十里八村传为佳话,添个儿子取名叫“井升”,听说大表嫂家现在孙子都上高中准备考大学了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,一口老井的建设和维护是需要舍得花力气、下功夫的,井底的淤泥每隔一年就要清理一次,在生产队的时候,都是安排精兵强将,这个活也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干的,要小巧精干有耐力才行,工分还高。这时井台上也热闹起来了,东家的媳妇年前沉下去大半新茶杯、西家的娃娃银手圈、还有南头大爷家春上掉一只水钩……这个时候都来了。各家在寻找遗失的物件,找到的满脸欢笑,没找到的眼神流露出期盼。多年以后自来水代替了井水,当断水现象发生的时候,人们第一时间又想到了年迈的它,它同样毫不吝啬地奉献自己,丝毫不要回报。看着老井,无比的亲切。它是全村每个人心灵的家园。

一口老井,固守着一方水土;其实它早已完成使命,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每次回家路过已拆迁十几年的村头,总是忍不住向老井那个方向看上一眼,无言的乡情沉淀在其中。

倪修龙

一口老井

桂花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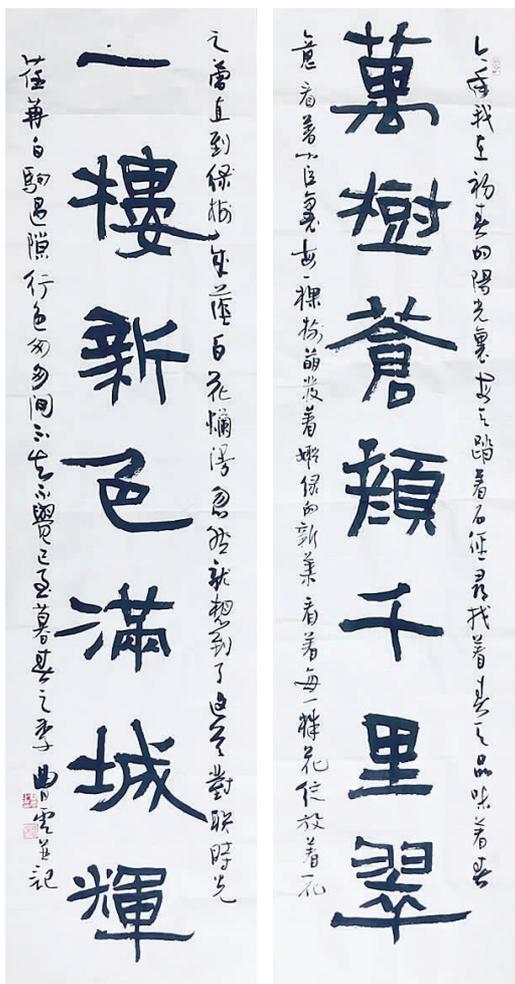
刊头书法 殷佩红

书画艺坛



曹云

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员、徐汇区书画协会常务理事。



▲ 书法《万树苍颜千里翠 一楼新色满城辉》
▲ 书法《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》

